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金三俊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三

哀公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十一年春齊爲郎故郎在前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杜注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盧縣令長清縣也季孫謂其宰冉求曰冉求魯人孔子弟子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求曰居封

疆之閒封疆竟内近郊地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為不臣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黨氏溝杜注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所

問非已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名須魯人孔子弟子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雩門南城門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務人公為昭公子保守城者曰事充政重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税多上不能謀士不

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杜注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之側孟氏族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為伍）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

適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顔羽而賢于邴洩二子與孺子同車子羽鋭敏子羽顔羽鋭敏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

春秋詳内而畧外故外之侵伐書國而魯書四鄙此以國言之者胡氏安國謂曲在我特書伐我非

也按傳載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至于涉泗則兵實加國都矣故直言伐我明與他伐異耳自哀公已前諸侯來伐無兵及近郊者至是政在季氏生事啓釁二家不肯同力前之吳師後之齊師召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著魯之益衰不能守其四封而至見陵之甚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羊作袁

左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税之）有餘以為己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醴濁酒也糗乾飯也腶脯揣脯施薑桂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糗）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艾陵杜注齊地）

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

于嬴博嬴杜注齊邑二縣皆屬泰山今泰安州東南有博陽故城中軍從王吳中軍
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
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
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
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書公孫
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
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
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曰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六年奔魯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戰死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軍以鼓進以金退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強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

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賜子貢孔子弟子）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于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褽薦也）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公會伐而不與戰也葢自季孫擅魯陵暴小國披其田邑皆三桓共之而危辱之地則使公試焉由來舊矣齊怨已深復假吳師以挑其禍故廹公自行叔孫以世行從而季孟不出蓋敗則公受其殃

勝亦公主其怨也魯師不出公徒寡約不足以戰
而從吳司馬如陳蔡之君附於楚乘故特書公會
吳伐齊於前復大書齊國書及吳戰於後以發疑
端見情實而著季孫之惡也先儒謂屬辭之法當
然非也使魯師咸列公實與戰則書公會吳伐齊
甲戌及齊國書戰于艾陵可矣即欲著國書志為
此戰書齊國書帥師及我師吳師戰于艾陵可矣
何故迂其義而為公不與戰之辭哉書獲國書又

書師敗績見師將皆隕與大棘之戰同傳曰大夫生死皆曰獲故國書華元無異辭

附録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

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邑盤庚商書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絶也育長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役艾陵役也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為十三年越入吳起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附録左傳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冬衛太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犁杜注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杜注衛邑外州人奪之軒以獻也軒車以

獻于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疾弟使室孔姞文子女疾妻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杜注宋邑今直隸滑縣東有鉏城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終言疾之失所巢鄖少禘杜注皆衛地今巢亭在河南睢州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以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太叔儀之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太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夏戊悼子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

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于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經書內外大夫奔者六十於定哀之世尤多蓋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附録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别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問仲尼不對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為官田十畝是為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今乃棄中平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

用者不宜用也田賦之說杜預范甯皆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

財各出此賦則是比先王之制加倍不翅矣况家財有無難均説未可信要之賦之本義專為出軍計丘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葢春秋諸侯會盟禮繁兵戎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事疆吳事充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葢託以軍用加斂於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

矣税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氏不服喪故去絰從主人節制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

姓葢吴女也

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孟子吴女昭公之夫人其生也昭公既謂之孟子故史亦因之不改不書夫人書卒著季氏逐其君又黜其夫人也觀左氏記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綻放絰而拜則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會吳于橐皋橐皋杜注在淮南逡道縣東南今江南巢縣西北有柘皋鎮即古吳邑也

左傳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也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公羊作運杜注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今江南如皋縣東立發繇古發陽也亦名古鄖

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衛大夫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也圍其館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

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吴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困苦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吴）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毁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

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説其言從之固矣後出公輒卒死于越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今杞縣東北有玉帳或云古玉暢也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蓋上而

傳本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為別者丘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

冬十有二月螽公羊作蠓

左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蠓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

杜氏預以為失閏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氣尚温

故螽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蟲災亟作而不時沴氣所感非關閏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使徇曰子賸罕達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空虛之各不有

公羊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反報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之道故曰詐反

穀梁傳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書取師罪其以多殺為功不仁之甚也宋鄭自老

丘之役彼此結怨悉其詐力必欲盡敵而後已此

春秋將變而為戰國之勢也

夏許男成卒成公羊作戌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書會止此黃池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在今河南封丘縣西南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單平公周卿士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端玄端服襲猶著也其藉于成周藉謂貢猷以尊天

王吴進矣吴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吴能為之則不臣乎言其臣也吴進矣王尊稱也子畀稱也辭尊稱而居畀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吴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惟欲好冠

黄池之會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吴後之說經者互有所主夫宋之盟晉國方彊而卒先楚人則謂晉定之不能先吴似也吴方在會而邉遽以越亂

告則謂吳內惕而不敢復爭亦似也惟趙氏匡以為吳晉敵禮而會如賓主然故晉史即云晉為先而吳語即云吳先歃各自護其主春秋據其事實以兩霸之辭言之故曰及此於情事為合吳稱子為與晉侯同為會主故不稱人穀梁以為進之非也黃池地近魯前此魯數與吳會故是會公獨往不更序諸侯諸侯實未至非大會而未言之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乘吳出會而伐陳畏彊陵弱之實見矣

於越入吳

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二子越大夫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杜注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姑蔑杜注越地東陽大末縣今浙江龍游縣有姑蔑城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旗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

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以滅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後故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為侯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寅晉大夫旰晚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國為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

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杜注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今故城在河南蘭陽縣東北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祗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

之乃歸景伯吴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吴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縏兮余無所繫之縏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吴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梁精米麤粗糲也首山地闕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傳言吴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故言吴子悖惑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勿能居也乃歸

吴方争中國之諸侯越遂乘其無備而入之春秋

繼書於黄池之後所謂因事屬辭見吴子之勤遠

畧而忘近憂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無曼字霸國侵伐止此晉事亦止此

公羊傳 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據上七年言曼多譏

二名二名非禮也

此霸國侵伐之終事也晉主夏盟威動天下今其

良也趙鞅魏曼多數加兵於衛而卒不能服豈力不足哉彊家多門各自封殖不在諸侯志於怙權營私而已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何以書記異也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

子明堂布政之庭于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放恣之象

不言宿者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羊作彄

春秋之季世變日異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大夫則亂極矣區夫徵舒之後徵舒戮於楚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經因其為盜所殺而書之與書宋華孫同

十有二月螽

二年之内三書螽見田賦為害民力窮而天變作也

附録 終伍員

左傳冬吴及越平之言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大野杜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今山東嘉祥縣西有獲麟堆車子微者鉏商名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黄高丈二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

泮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来哉孰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

隱祖之所逮聞也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君子謂孔子樂者樂其貫通百王而無閒

穀梁傳

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

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國也

冬獵曰狩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常事不書書之為獲麟記異也春秋絶筆於此杜氏預謂感麟而作因以為終諸儒多從之學公轂者則謂文成致麟而胡氏因之此皆世儒欲推尊孔子而未得其實也謂文成致麟則麟出而死安得為瑞謂感麟而作則無麟將不作乎且周衰亂臣賊子接跡於世孔子道既不行作春秋以明王法視諸經尤重

且急而直待前卒之二年始從事於此理不宜然
或又謂義在春秋不在起止孔子得魯史記自隱
公至獲麟遂刪修之然國史編年之體按年紀事
至年終乃止則哀十四年之事魯史自當備録何
為忽至於十四年春而遂止乎蓋麟仁獸聖世之嘉
瑞時無盛王出而遇獲聖心能無感乎故傷之而
遂絶筆焉與鳳至圖出之嘆同善乎朱子之言曰
獲麟之說不敢定謂書成致麟亦不敢定謂感麟

而作大槩非時而出見戕於人自是不祥此可以

息衆說之穿鑿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三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四

哀公

附録魯史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録以續春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句繹杜注地名

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春秋止于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于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于哀公以卒前事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人素服之故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

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濟成也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舒州今山東滕縣東南薛城是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闞止子我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于公曰鞅齊大夫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

（子我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我遠于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遠不從也何畫遂焉遂遂告陳氏子行曰子行陳逆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宫子行逃而隱于陳氏今又隱于公宫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廪丘子意玆苦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之侍人子行殺侍人素在内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

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宮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杜注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耏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私馬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

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務施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

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杜注八年宋滅曹以為邑

左傳宋桓魋之寵害于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

將討之夫人景公母欲因享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杜注向魋邑薄杜注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于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主迹

者（禽獸）逢澤有介麇焉（逢澤杜注地理志云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益宋都睢陽去開封四百餘里或宋都之旁别有逢澤不可考）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即皇野）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不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

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莒子狂卒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衞宋向巢來奔

左傳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

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不欲與魋同國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

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也丘輿杜注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今山東費縣西輿城是録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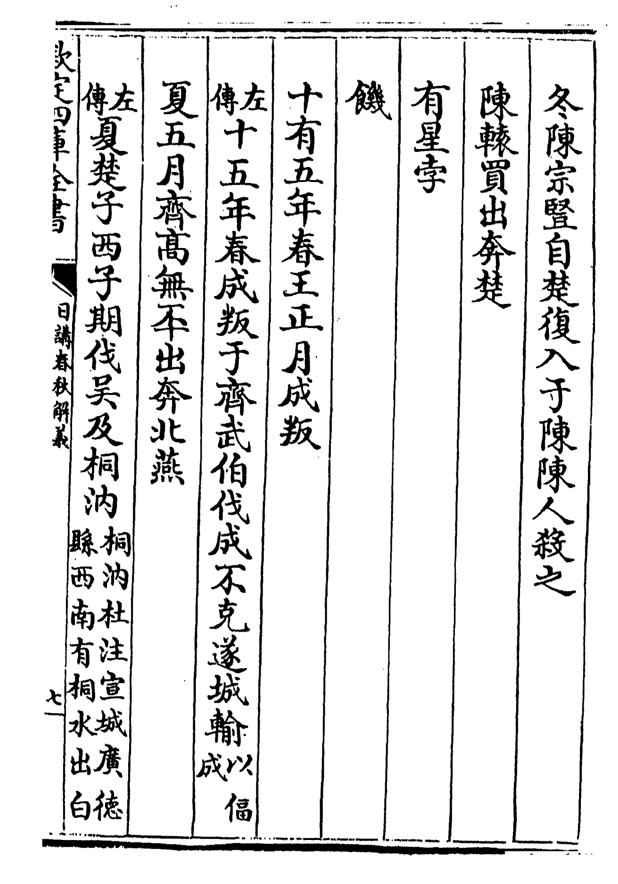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左傳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左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杜注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請聽共使命弗許懼不歸不敢歸成為明年成叛傳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左傳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左傳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 桐汭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

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及良而卒良杜注吴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吴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蓋陳大夫貞子上介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吴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一日遷次一日即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

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内之（傳言芋尹蓋知禮）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左傳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

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杜注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杜注齊邑

衛公孟彄出奔齊

左傳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孔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婚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

五人介輿豭從之（輿豭豚欲以盟）迫孔悝于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者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謂政不及己）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

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巳必繼孔悝為難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魯史書于明年春從告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蒯聵黨輒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左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瞞成即子還成以伐莊公不果故奔）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武子衛大夫肸也）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

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言天方授爾以休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于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于哀公自此以下無復經矣

左傳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恤也憖且也屏蔽也煢

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平陽杜注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今直隸滑縣韋城南有平陽城是也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于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子

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還來使公為反逆之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或以其車從從公為得祏于槖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于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

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杜注楚邑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言國新復政令尚無節度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于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石乞勝之徒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

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説告之故辭承之以劍按劍指其喉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吴人伐慎慎杜注汝陰慎縣今江南潁上縣西北有慎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所得鎧杖兵器欲因獻用之以為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恵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于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

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釁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殺賢則失民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

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歳焉（歳年穀也）日月以幾（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旌表也）而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栢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勝弟頯黃杜注吳地在今寧國府境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

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于棘（傳終言之）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將密謀屏左右）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

劫公而彊盟之（盟求必立已）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左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于藉圃（于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軍）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笠澤今江南吳縣西南太湖是也）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

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謂已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

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

中息朝陳蔡封畛于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謟疑也令尹有憾于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志望也葉公

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過相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寗也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杜注衛有觀在于昆吾氏之虚今濮陽城中按濮陽即今直隸開州州西南有濮陽縣城城中有昆吾臺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虚緜緜生之瓜緜緜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赤竀

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哀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蒯聵也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杜注戎邑今山東曹縣有楚丘故城漢置己氏縣即戎州也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削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

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戎州人攻之大子疾乃自後踰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州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杜注齊邑公會齊

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驁也蒙杜注在東莞蒙陰縣西今山東蒙陰縣西有故城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鄖地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宋皇瑗之子麇宋右師瑗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魋亂故在子儀

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杞姒子仲妻）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

左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巴人伐楚圍鄾（鄾杜注楚邑今湖廣襄陽縣東北有鄾城）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

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為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吴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吴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書大禹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

軏自齊復歸遂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所逐

左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冥杜注越地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杜注東夷地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左傳二十年春齊人来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畢　吳公子

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艾杜注吳邑豫章有艾縣今艾城在江西寧州西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楚隆襄子家臣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

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之志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使問趙孟曰句踐

将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将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晋大夫蔡墨云不及四十年吴當亡吴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左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来越既勝吴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顧杜注齊地今山東范縣東南有顧城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皋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

我高蹈來為此會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荅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齊閭丘息曰息閭丘明之後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次舍也請除館于舟道舟道杜注齊地辭曰敢勤僕人

左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為吳所因十年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杜注越地

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按海中洲即舟山今之定海縣縣東有翁山即甬東也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左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與衆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

荀瑶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不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英丘晉地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犂丘杜注隰也今山東臨邑縣有犂丘亭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左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臧石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萊章齊大夫）君卑政暴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躛言也（躛過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餼）大史謝之曰（晉大史）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于

魯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贛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革弟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武公敖也孝惠娶于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于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左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足有創）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為幸）公之入也

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怒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狡俳優名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

比幾登席者彌牟喪邑者要失車者亥奪政者期得罪者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蒯聵也亂不連奔故為戎州所殺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將適蒲蒲杜注近晉邑今直隸長垣縣故蒲城是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杜注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杜注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

適城鉏以鉤越城鉏杜注近宋邑宋南近越轉相鉤牽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寳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寳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己為先發而因載寳歸衛也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閒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君閒不審察私共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

難面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五梧杜注魯南鄙郭重僕為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聽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訾毀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誚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

年公孫郲起

左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文子彌牟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衛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文子使王孫齊私于臯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

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年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怨期不得加戮故勑宫女令困苦期姊司徒期聘于越為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怒期

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遂復及夫人之子夷言死于夷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未有立焉于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　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為司城茷樂溷子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輓子　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　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于君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

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冬十月公遊于空澤空澤杜注宋邑在今河南虞城縣東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空桐杜注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今虞城縣空桐澤有空桐亭沃宮宋都内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刼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

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所弒夢啓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唐盂杜注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

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 戴氏即樂氏 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 惡其號令與君 無別 戴氏皇氏欲伐公 公謂啓 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 施罪于大尹 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 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 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

之盟而君入（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

左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平陽杜注西平陽孔氏穎達曰高平南有平陽縣在今山東鄒縣西南）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

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蓋子贛十二年嘗辭吳盟故思之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貢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歂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以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

車而朝無廢前勞乃救鄭及畱舒畱舒杜注齊地今山東東阿縣西南有畱舒城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杜注濮水自陳畱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子思國參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滅陳非鄭之罪葢知伯誣辭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

利本之顛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己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

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問可得以壽死否）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自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于魯）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哀公出孫魯人立之）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

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酅魁壘晉士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將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言何不自入也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以立為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于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四